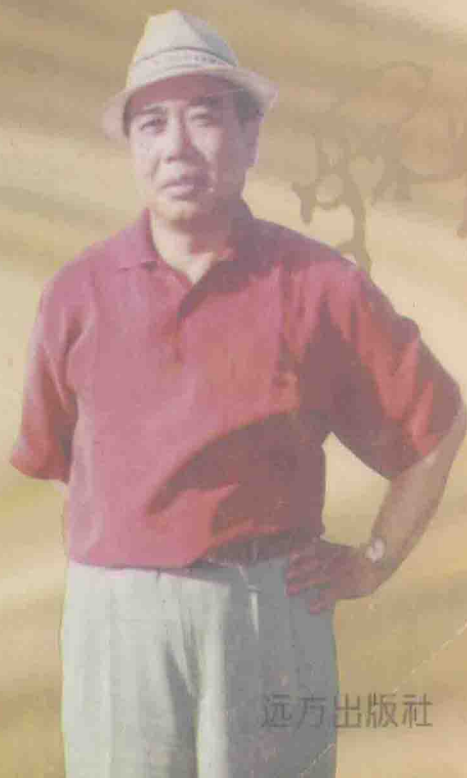


潇洒狱门关

哈斯乌拉 著



远方出版社

潇洒狱门关

哈斯乌拉 著

远方出版社

敕勒川丛书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呼市胶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3 字数:150千字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80595-383-X/I·163 定价:12.00元

目 录

潇洒狱门关.....	(1)
五台山的喇嘛和尼姑	(30)
七色寻觅的和弦	(39)
高原雪纷纷	(66)
荆楚之光.....	(103)
同总书记联欢.....	(129)
郭法曾与“少奇同志”	(134)
翱翔在蔚蓝色的天空.....	(138)
马德海属于未来.....	(144)
‘额吉’旗长——朝伦巴特尔	(148)
刘泽澜的未来世界.....	(160)
第九世界的绿色优势.....	(173)
为了富庶的明天.....	(179)
踏路歌.....	(182)
汗水浇铸的宣言.....	(188)
万里征途不下鞍.....	(192)
心系草原.....	(198)
前进村的旗语.....	(202)
奔腾的《金马驹》	(205)
文学创作独白.....	(208)

潇洒狱门关

——刘金水错案始末

打不开的密码箱

英雄就是英雄，

罪犯就是罪犯！

在繁杂的岁月里，有时英雄和罪犯是近在咫尺的兄弟，抑或是瞬间举手投足的演绎。这象奥妙的玄学，说讲清楚了却是真正的糊涂，言之不明白的却是十足的精明。

1989年11月17日，这个平常的塞北秋日，朗朗中隐匿着多雪的冬天。不会有人记住这淡如云烟的日子，可身兼内蒙古大化肥厂筹备处主任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三十九岁的刘金水，自从在国家计委办公室看到中央领导签批的内蒙古化肥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后，心境一直处在紧张而亢奋的状态中。他的心中只有维系内蒙古两千万人民利益的化肥厂。昨夜，虽然很晚才睡下，可今天早上他本来想再睡个回笼觉，哪怕是十分钟，却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赶紧赶往飞机场。七点四十分起飞，十点钟就赶到化工部，那里有四

个部委十几个人组成的赴日本、德国、意大利考察的同事们，正等着他这个团长阐述考察宗旨，解释调查提纲。几年后，内蒙古将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化肥厂，那是不再习惯贫穷的老百姓的微笑，那是建设祖国大北方的黄金……

白塔机场的候机厅检票处上方的显示器上，刚刚显示出“北京、1112 航班”的字样，刘金水便匆匆地走到检票台。

“你就是刘金水吗？”

“啊，对呀，那证件上不是写着呢吗！”

他有点不耐烦，每次他为了跑项目坐飞机，在这台前最多等上半分钟，检票员就递给一张印有昭君酒店广告的登机牌。可今天，检票员翻来复去看了两遍，仍抬头问他：

“你就是内蒙古化肥厂筹建处的刘金水吗？”

“啊，对呀！”他心里有点讨厌。

他刚想说，“怎么，这个证件有什么疑问吗？”的时候，检票员认真看了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和稍显黝黑而疲惫的刘金水多了几条皱纹的面庞，认真而严肃地告诉他：“请你把机票拿好，跟我来一下。”

他疑疑惑惑地跟着检票员走进后边的一间办公室。和他坦然目光相对的，是五张陌生而冷峻的面孔，没有寒暄、没有握手，好象他的出现使这个不大的空间倏然雕成冬日的风景。刘金水心里咒骂着，不是骂眼前这五张和他毫无瓜葛的面孔，他咒骂那个小子捅出天大的漏子，急着让他这个即将出国的人在登机前为他作证。

“你就是刘金水吗？”

“对，是啊！”

“你就是内蒙古化肥厂筹建主任吗？”

“对，是啊！”

这不成了审问吗？刘金水有点火，干嘛这样问人？可他心里一转悠，顺口问一句他们：“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几个人谁也没有回答，只有一个走近他，态度还算和蔼“老刘，我们是检察院的！”检察院和我有什么关系，刘金水如坠五里雾。

“你们有证件吗？”刘金水也以法律赋予的公民正当权力很认真地问。

回话的人掏出证件，刘金水也象检票员一样看看照片、看看本人，显现着一枚国徽的图案，使刘金水浑身一热，涌上一腔坦诚。

“那好吧，你们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快点问，不要误了我上飞机！”

“我们要问的在这解决不了。”

刘金水心里骤然燃起一团火：“我们可是要到国外考察项目的，误了这么大的事谁负责？”

没有正面回答，“恐怕今天是走不了啦！”

“走不了啦？”刘金水睁大眼睛，心里非常恼火。那枚隐约可见的国徽告诉他：公民！请按法律行事。他沉稳地叫来一名同行的考察者，简短地介绍到北京后需找到的人员和开会的程序，仍然是往日的潇洒，“哎，没啥事，等他们谈完了，我明天可能就飞到北京！”

考察团员们坐着飞机走了，而团长刘金水却被请进了一辆顶着报警器的警车里。

在内蒙古人民检察院的一间办公室，当刘金水稍稍平静下来，准备讨个究竟时，机场候机厅的那几个陌生面孔，不

知什么时候换上了威严的执法服装，大沿帽上的国徽再不是证件上的钢印。

“刘金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市××区检察院检察长，这是……”

“幸会！”刘金水说完似乎很好笑，面对保护神怎么用起外交辞令来了。

“刘金水，你身为领导干部贪污巨款，我们有确凿的证据，你老实交待！”说完啪地一声把手掌往桌上一拍，茶杯震得咣啷啷直响。

“什么？”刘金水怒火中烧，他攥起拳头“咚”地一声也砸在他身旁的桌面上，目光里透出几分轻蔑，“告诉你们，我刘金水走的是红色的路，八路军的钱一分没浪费，共产党的钱一分也没贪污。我对你们知法犯法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你们不可能有什么证据，因为我根本没有做不该做的事。”

谁也不让步，似乎双方的手中都有青光闪闪的利剑。威严和正义充满狭小的空间。

毕竟是头顶国徽的人民检察官！

毕竟是身陷囹圄的铮铮钢铁汉！

……

四小时过去了，检察官威严地反复说着简单的警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金水反复说着不知什么时候学会的外交辞令“无可奉告”。

“我们要依法查你的住宅和办公室！”

一切抗议是无用的！

已经送走丈夫刘金水的爱人，正处在家务的忙碌之中。

她真的没有想到，上了飞机将要出国的人突然又推开了自家的房门。她愣了。“哎呀！怎么又回来了？”“别问了，后边是检察院的，他们要抄家！”“抄家！抄家是怎么回事？”还没等她问个究竟，一大群戴着大沿帽的检察官、派出所的干警、居委会的主任行色匆匆涌进来。

不允许说话，不允许解释，甚至不允许抗议。三间住房是机关统一租用的，其中最值钱的是紫檀木的三合板组合柜，电视柜是刘金水自己做成的，普通的沙发，普通的茶几……大米袋子被专用工具捅开，专业政治书籍一页页翻开。看到这一切，全家人欲哭无泪。刘金水则平静地坐在自己制作的椅子上一杯一杯地倒着白开水喝着。

“啊！手枪！还有这么多子弹！”

“是，一支‘五四式’手枪，76发子弹，有公安部门签发的‘持枪证’”，刘金水淡淡地告诉他们。检察官也许未把发现枪支做为重大突破，他们要找钱——两个提包都装不下的大票子。

“打开这个密码箱1”检察人员欣喜而命令式地朝着刘金水喊。

“这里边没啥东西。”刘金水拿起密码箱晃了晃。

“打开！”

真的由于经常不大使用，密码箱的号码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钥匙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为了防止串供，爱人和刘金水被分别控制在两个房间内。越是说不出号码，交不出钥匙，凭着检察人员的经验，这正是到了突破大案要案的关口。

“快找，必须打开！”

“小王”，刘金水朝另一间房子喊，妻子以为让她交出钥匙，便哀凄地喊着告诉他：“我从来没用过钥匙，我不知道放在哪儿。”“你不会找来一把菜刀吗？快！把厨房里的菜刀拿出来！”

当人们紧张而庆幸地找到一把破菜刀后，刘金水举起菜刀，没有犹豫，没有胆怯，没有一丝的恳求，没有一丝的惋惜，已经到了裸露坦诚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手起刀落，“咔嚓”一声砍开了这“神秘”的密码箱。

街道主任愣住了！

检察官们惊愕了！

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停止了搜索，来看这个密码箱里散落的宝物：

内蒙古劳动模范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劳动模范证书；

内蒙古优秀企业厂长证书；

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

内蒙古优秀青年企业家证书。

.....

所有的惊喜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的嘈杂在这一刻静止了！

期冀中的巨款随着菜刀的起落，化成了烫金的证书，奔涌的岁月悠然散落在这里组成无声的交响。刘金水扫了一眼1985年11月出席内蒙古党员代表大会的出席证，心里默念几声珍重，胸中倒海翻江，他该说什么，说些什么呀？！

还是干练的检察长，经过几多场面，俯身拾起一件大红

证书，弹去封面的尘土，伴着一声苦笑，声音也和缓了些许：

“嘿呀！老刘，你这证书、奖励什么的得了不少啊！”

刘金水知道此时此刻这证明不了什么，略带调侃地对他说。

“这些东西对我倒是宝贝，可对你们一点用处都没有。”

“刘金水，不要装得太像，我们拿走几件东西，跟我们再到你办公室去，走！”

“罪犯”与岁月的对话

到办公室同样翻了一遍，依然使检察官们一无所获，红头文件他们不看，私人信件查找有帐号和分理处的段落，他们要找的巨款在一个想象的处所，可这个处所刘金水无法提供。于是一辆挂有××城牌照的警车驶进刘金水所熟悉的内蒙古饭店。高耸的内蒙古饭店，他在这里曾以内蒙古化肥厂筹建处法人代表的身份，同日本有关企业代表谈判、同化工部、国家计委、中技公司的工程师们商讨过大化肥厂建厂的问题。

刘金水站在内蒙古饭店九楼的一间客房，眺望大黑河畔那秋阳丽照的一方宝地，内蒙古的大化肥厂就要在那里拔地而起，那曾为他夜以继日地奔波的地方，将要化做蛟龙戏水般的管道，修长亭立的烟囱，化做内蒙古粮食基地的大后方……

同行们是否在北京把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他本来答应第二天要飞赴北京的。他习惯地打开房门想要到走廊里散散步，“陪同”的检察官们急速赶来阖上门，上了锁。

“你们这不是非法软禁吗？”

“请你配合吧！”他得到冷冷的回答。

内蒙古饭店九楼那间神秘的房间里又传出冷峻而威严的对话。

“刘金水，该坦白交待了吧！”

“你们想要的，我永远给不了你们！”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我无可奉告！”

除一名和他“厮守”的检察官外，其余的检察官们通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不时地汇报、不时接受指示。直到这时，刘金水仍被蒙在鼓里，贪污巨款，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阿拉伯数字里，象他这样身份的人，被强行抄家搜身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万怎么叫“巨”呢？而且又属于“贪”的。

晚上七时整，不知是他们制造的命令，还是远方的指示，“老刘，还得需要你配合一下。”刘金水从沉默中醒来：“怎么配合？”“赶点夜路，去北京。”检察官态度又缓和了许多。还有什么说的，除了灵魂和对事业的忠贞他们锁不住以外，肉体已经属于别人的啦。

离开内蒙古。他要郑重地向内蒙古告别，此一去吉凶不卜。可他能说什么呢？没有自由向亲人们挥手，没有眼泪向白塔告别，没有歌声留给青城的夜空，没有心绪向路灯辞行。到北京，如果给他自由，他可以到化工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这一切。如果秋风有意，你就化做美酒为他壮行；如果月亮有心，你就为他留下一身清白吧！

倒也没有镣铐加身，倒也没有花绑缠颈，他们似乎共同

执行一项公务，三个检察官和一位衣冠楚楚的小伙，一起停在荒野上解手，一起下车在小镇上充饥。刘金水似睡非睡地走了一路，三个检察官忽冷忽热地拉着家常。

北京，刘金水不知来过多少次，他把多少苦乐悲欢象诸多企业家们一样，撒在广阔的天安门广场，倚在威威的华表柱下。他骤然间象云游在外的游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他感到委屈的心灵可以在庄严的庭堂自由地倾诉。

……1988年3月27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多的刘金水，突然接到内蒙古化工厅领导的电话，让他立即赶到内蒙古宾馆驻地。当他急如星火地从中央党校赶到景山后街时，在宾馆的九楼十一号房间自治区副主席裴英武同化工厅负责人向他宣布，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为加快事关经济建设的化肥厂的筹建工作，将他这位全国化工企业的优秀厂长从乌拉山化肥厂调至内蒙古化肥厂筹建处任主任，享受副厅级待遇。而且让他立即组织4月2日的项目论证会。学校的课可以不上，争批项目的事刻不容缓。他是中共内蒙古党委委员，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获得者，为了两千万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利益，为了他酷爱的化工事业，把正在记录的笔帽拧上，出征将士般地站起来，焦急地问：“筹建处一共多少编制？”“现在就你一个人。”“我在学校的学习怎么办？”“立即退学，投入筹建。”在北京，在暖暖的春日，他就这样被推上艰辛而充满希望的路。

批一个投资十几亿的项目，对我们这虽强大且又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谈何容易。十几亿，占内蒙古当年财政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而近百名专家参加的论证会恰恰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提出郑重质疑：首先，化肥厂因没有炼油厂做为原料基

地，故资源不落实；需要六亿元的投资没有银行部门的贷款证明，故资金不落实；化肥厂筹建得需当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大气水文资料，故环保无资料。一个好端端的化肥厂上马的可行性报告，一下子被推到悬崖边。一个个难题压下来，厅领导深情地拉着刘金水的手，目光里透出坚毅：“老刘，北京的事你一定要抓紧跑，家里的事我们回去向领导汇报。”于是，在争取关于内蒙古化肥厂上马争项的四百多天里，刘金水共找过九十多位局委以上的有关领导和他们的秘书、司机、公务员。几乎天天七时半上路，晚上十一时回驻地，饿了路边买个烧饼，困了车上打个盹。有一次，竟然一天跑了七个部委、盖过十几个公章。终于，在全国六个省争抢两个化肥项目的过程中，内蒙古通过项目确认。由中央负责同志批复了内蒙古化肥厂可行性研究报告。

大青山啊，您看到了吗？为了让快些盖上那两枚公章，刘金水悄悄地把获得化工部和内蒙古劳动模范奖励的一块毛毯和给爱人买的一块毛料含笑送给了帮忙的朋友。

大黑河啊，您听到了吗？为了让一位准备为怀孕的妻子送至医院做检查的办事员要一个有关项目的电话，刘金水主动当起了那位孕妇丈夫的朋友，几次找错门牌，终于诚惶诚恐地当了一回雷锋。

内蒙古啊，你记住了吗？为了更快一些向国家计委负责同志当面陈述内蒙古立项的可行性，刘金水曾用六十个晚上为一位喜欢学开车的领导的秘书天天陪练到深夜……

在跑项目的日子里，刘金水的爱人曾接到过他从北京打回家里来的电话。当爱人知道为她买的一块毛料送给了“朋友”时，她理解金水，一块衣料没什么，可她担心那千里之

外从电话里传来的阵阵咳嗽声……

此时的刘金水却坐在警车里，看到北京熟悉的楼群，想到妻子和爱子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叮嘱，心中涌动的潮水一下子喷将上来。可是，他不能掉一滴眼泪，他用爆裂的心火把涌动的热泪早已燃成殷红的云朵。刘金水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终点和结局，刚刚吃过晚饭，房间里的空气一时又倏然凝固了。

“刘金水，我们再问你一次，你交待不交待贪污巨款的问题？”

“我只能告诉你们一句话，我刘金水走过的路是红色的路，八路军的钱一分钱没浪费，共产党的钱一分钱没白花！”

“我告诉你，你这样顽固，我要把你拘传到案！”

什么叫拘传到案，刘金水根本听不懂，他只知道化肥生产的流程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突然，一位检察官迅速地从兜里掏出一副刺眼闪光的手铐向他逼来。刘金水本能地站起来，不能让禁锢罪恶的东西套在自己身上。“你们凭什么给我带铐子，告诉你们，这手铐最终会带在你们的手上！”三位检察官毕竟见过英雄，见过罪犯，就是想铐住那双曾接受过多次奖章、证书的手，似乎还不到时候。一直审到深夜，辛苦的检察官们按照职业的习惯，叫醒已经熟睡的司机，“走！把这小子带回去！”

走过一段漫长漫长的路，在纷扬的大雪中，刘金水跟着检察官，跟着法律来到北方的季节。

太阳和铁窗的影子

刘金水万万没有想到，在原定到达日本东京的日子，“咣”一声被推进××城收容所8号囚室。除了出国的一身着装，所有的随身衣物也不知道妥善保管在什么地方。只是临被推进8号囚室的时候，收容所的一位老所长拉住他的衣袖，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老刘啊！进去后可提高点警惕，这里可是好人不进来呀！”三年以后，刘金水回忆起老所长的面容，心中仍有说不出的感激，那是走进收容所时唯一得到的一点慰藉。红旗下长大、化工学院培训、有了工作便拼搏如虎的共产党员，怎么能体会到在收容所里“保持警惕”呢？他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读到和看过诸如上海的龙华和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可那是属于蒋介石和毛人凤肆虐的地方。

“无非是吃苦呗！”刘金水除了满腔义愤，真正到这步天地，他心里早已有了吃苦的准备。刘金水浑身涌动的，全是吃苦的基因。

1969年8月，在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学学习的刘金水，听到内蒙古招收下乡知识青年的消息，不顾家庭和市足球队再三挽留，怀着对边疆的向往，对驰马戍边的神往，来到了满目荒凉的巴拉汗沙漠。一下火车他茫然了，哪里有茵茵绿海，哪里有猎猎军旗？他后悔自己兴高采烈地走入了恶梦。可是，一场政治报告，他突然感到不戴领章帽徽依然是守疆卫国的战士，于是动手和泥搭帐篷，当天搭棚当天就在湿地上睡觉。吃的是两个窝头，一碟咸菜，唱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兵团战士志气大。”尽管天天黄沙拌饭，他们很快从每

天只脱六十块土坯，增加到日脱一千六百块。一次，连长命令刘金水晚上带领十名战士横渡黄河迎接新战友。四月的天气，渡口的船夫晚上仍是穿着皮袄，而他们四次跳进水中被急浪冲到一百多米外的漩涡里，直到东方泛白。当他晕倒在对岸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团参谋把刘金水紧紧地抱在怀里。在乌拉山化肥厂初创的日子里，他是近千名兵团战士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青年。在半脱塔空气管线发生阀线断裂，四、五公斤压力的碱液呼呼喷射的时候，是刘金水顶着白花花的碱液和零下三十度的寒流带领工人冲上去，象黄继光堵枪眼一样，用自己的胸膛堵住狂喷的碱液，换取了生产会战的胜利……

当刘金水推开8号囚室的门，迎接他的不是横渡黄河的战友，更不是送他出国的同事和朋友，而是脸色铁青的强奸犯、杀人狂、衣衫褴褛的性病携带者……

他什么都不想，疲惫的视野里只能看见坐成一排的光头顶和一床有别于他人舒软的被褥。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雄气，“滚开！老子困得要死，就在这儿睡了！”也许号子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西装革履的罪犯，也许刘金水困狮般那一声吼，所有号里的人都敬畏他十分。等香香地睡了一觉，似听到一声声嘶哑轻柔地呼唤：“大哥，起来，该吃饭了！”原来是这个号子的号长，看到这位“兄弟”的派头，不但没在他舒展的被褥上踢一脚，反而主动给他打上号饭——一个大窝头，一碗汤。

刘金水这才看看他下榻的“宾馆”。这个囚室最多有七平方米，一共收容十六个人和一只马桶，一人不到一米宽，号长还要独自占上一米多宽的地方。刘金水狼吞虎咽地吞下一